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本傳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辭科  
之鳳翔張鎰辟為判官會德宗出奉天鎰  
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欲為亂映與  
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從為楚琳所殺映  
遂奔奉天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  
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  
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  
與眾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  
臯李兼鄰接方鎮臯為鄆岳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



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潭為夏緩銀節度使全義為長武城使故云密

邇軍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

至於映抗良才竝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

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

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

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

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本傳

憬隴西人德宗以為左丞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

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

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

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本傳晉卿字元輔

侍中元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力辭不聽代

宗立復攝冢宰因辭乃免未幾初建年八十二晉卿

有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毅望成與德宗時官至郎

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贄乃上奏帝然之而粲官

終不顯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

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竝改與在外閑僻

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



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  
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群官  
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  
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  
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  
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  
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銜衢披訴既是准  
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  
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  
與臣竝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

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意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  
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  
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  
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  
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  
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  
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



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通鑑范祖禹曰凡此皆

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為得

馭下之術而不知夫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暗

也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

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

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

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

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

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

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

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

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

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

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

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

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

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

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譖

愆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

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

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

春義書



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繁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繁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繁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貴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

右行三取印字  
一為能字。一為跡字。一為情字。  
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

可責而可責而

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二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是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繁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繁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



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任求之以情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士之不之責也

可責而  
可責而  
讒貴於

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二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是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



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大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

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

左傳云象以齒而焚其身

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恡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



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  
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  
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條除唯於犯賊往  
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  
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  
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  
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  
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  
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  
是亦無耻而不怒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

人之表也見記表傾適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適臣可以受財則庶長

索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

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教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

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

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

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

貪風是令已困之昨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

右引物遇却者或有老物者身不能通在  
句物者為有字之誤口右引物中不句  
印字據之義只順新經存核



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條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

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見記表傾

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索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昨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



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

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事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左昭四年鄭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子產作立賦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



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壁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讐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

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繁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適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疑泊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未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



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奸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之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



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見郊特牲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四十**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本傳參無學術多立親黨尤愛族子申參與吳通元兄弟并申舅嗣虢王則之皆與

左邊者徒恐事体不穩自口抄去我絕字欠收帳誤存

陸贄有隙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為道州司馬參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緝五千胡南觀察使李巽以狀聞又申人為之驗左帝大怒以為外交戎臣欲殺之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別駕逐其男役入貴產奴婢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



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  
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爲亂衆人亦爲之懷愍本傳建中元年七月  
詔中人賜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  
天下以爲冤潛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  
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  
悅請還其妻子不報遙所宜重慎竇叅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  
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  
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  
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  
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

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叅於  
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  
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  
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四十一 奏議竇叅等官狀

帝又欲殺申則之及族子榮贊乃上奏請  
榮還官申則之除名詔可時宦侍謗毀不  
已參竟賜死于邕州申  
免榮死諸竇並逐去

古希顏奉宣進止竇叅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  
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  
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



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竝微細不比竇參  
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竝不可容  
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  
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  
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

本首行末字模糊乃係屬字。後行將  
此字態句。態字誤列無字。

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厚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克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竝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能苟無高節出衆何能

特立不群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



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竝微細不比竇叅  
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叅等所有朋黨親密竝不可容  
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  
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叅罪犯誠合誅夷  
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叅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叅雖是近屬亦

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厚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克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竝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能苟無高節出衆何能  
特立不群竇叅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叅罷黜迨欲周星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竝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叅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竇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竝徵贓竇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叅身既遠

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鞫一作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叅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刑法志太宗悔斬張蘊古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



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四十三**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

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

全歸土壤藩鎮傳田承嗣平州盧龍人隸安祿山麾

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其姦年七十五死贈太保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

田緒尚于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

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

其愧詞以贊亮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

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

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



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賜  
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  
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  
不敢不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汭邊州鎮儲蓄軍

糧事宜狀

食貨志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  
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此  
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  
萬斛皆糴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  
行和糴遂進此狀帝乃命度支增估  
糴粟三十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  
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  
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  
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



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  
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  
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亮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  
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止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  
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食貨志錯說文帝云充國建破羌之  
議先務屯田漢宣帝命趙充國伐叛羌充國遂上屯田十二便宜事歷代制禦  
四夷實一作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貢

左大字行或黃版五六十句十字  
於為十字之注存校

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

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

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

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作戰篇又見韓信傳涉

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

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皸居云切足折裂也瘃陟玉切手足中寒瘡也

趙充國傳軍士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

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

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

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



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  
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  
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充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  
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  
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止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  
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食貨志錯充國建破羌之  
議先務屯田漢宣帝命趙充國伐叛羌充國遂上屯田十二便宜事歷代制禦  
四夷實一作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貢

卷之六

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  
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  
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  
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作戰涉  
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  
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戰居云切足折裂也  
趙充國傳軍士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  
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  
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  
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

長義書

卷之六

三

器



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此語見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尚結贊始為次相後為大相甚有謀畧雖由屢引兵入寇邊城多陷事見吐蕃傳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

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

右大字の湯止百少句。止字為

此字下候の第ニ第ニ兩頁壞固非成謀然則監夏覆而靈武全正元二年十二月吐

惟靈武獨全事見吐蕃傳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

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



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此語見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

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尚結贊始為次相後為大相甚有謀畧雖由屢引兵入寇邊城多陷事見吐蕃傳

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

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

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

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

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監夏獲而靈武全正元二年十二月吐蕃陷鹽州十二月陷夏州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

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

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

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

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

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



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躪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時尚結贊以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畧畜牧丁壯又剽沂陽華亭男女萬人更攻連雲堡降之虜牛羊率萬計涇隴及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事見吐蕃傳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

左小字り不若孝子之怪句。怪字將誤且不識為何字存疑

西唐對

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

淮南子兵畧故良將

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立山動如一體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

之一怪萬人之更進不如有一便宜從事之規  
李靖對

百人之俱至也拳或作捲  
太宗曰

陛下每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則假  
故能動作協變

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

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

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

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

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



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躪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時尚結贊以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畧蓄牧丁壯又剽沂陽華亭男女萬人更攻連雲堡降之虜牛羊率萬計涇隴及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賀賊出塞而已事見吐蕃傳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

詞馮唐對文帝曰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淮南子兵

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立山動如一體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

之一怪萬人更進不如有便宜從事之規李靖對

百人之俱至也奉或作捲有便宜從事之規太宗曰

陛下每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則假故能動作協變

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

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

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

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

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



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何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

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筭既而有司

隘吝不克將明

蒸民詩云

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

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

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

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

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

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

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

寒氾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



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  
 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  
 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  
 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  
 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  
 監臨食貨志江淮諸道各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既失綱條轉成囊橐  
 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  
 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  
 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吐蕃屢攻靈武將卒

多以糧運不繼數至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

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  
 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  
 乃天贊國家未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  
 遠圖軍府有歛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  
 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  
 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  
 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  
 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  
 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



奏請言  
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  
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  
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  
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  
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  
傷百日之間收貯摠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  
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  
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  
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  
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

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  
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  
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言雖知  
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  
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  
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  
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  
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  
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  
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



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  
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  
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頒  
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  
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說食貨志元宗時民久不  
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兩  
脚營害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  
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  
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  
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  
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

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  
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  
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  
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  
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  
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  
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  
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斛當錢一百五十文從  
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斛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  
運米一斛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



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餘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徵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

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食貨志德宗以給能立事用為相造素嫌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右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杜明運至東西渭橋倉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



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  
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  
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  
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  
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  
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  
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  
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貲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  
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  
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

左右在持運之務句。在才將誤。

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  
虛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  
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  
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  
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  
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



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  
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  
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  
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  
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  
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  
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  
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貲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  
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  
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以須轉漕臨時

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  
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隲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  
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  
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  
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  
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



每斛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斛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  
百二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  
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斛與錢  
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  
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  
數竝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  
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  
管長史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糶之數得鳳翔

涇隴邠寧慶廊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  
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  
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  
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  
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  
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  
糶所於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脚錢請竝委轉運使便  
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卽作船般迭赴上都邊地早寒  
數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糶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



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竝依平估務利農人仍取  
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  
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斗  
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  
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  
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竝不得輒有  
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分聞奏并報中  
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

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  
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濟以守則可久  
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  
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  
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  
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  
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  
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  
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  
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



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  
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舉本司審細  
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狀  
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四十五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  
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  
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  
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  
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

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  
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  
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  
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  
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  
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  
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究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  
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  
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



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  
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  
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  
上敗謂僨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  
厭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克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  
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  
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  
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  
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

干紀亂常亦必喪師威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  
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  
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  
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  
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諭乖踈不同  
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  
所經見者以為商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

足職貢備脩

蕃鎮傳田神功帶八州人天寶末賊以為

展反賊圍宋

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從河

南節度汴宋

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復還軍八



年力疾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志控淮浙北輔榮瀍殷  
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  
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乃神功入覲講厲不還  
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  
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  
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  
帥陷五郡於匪人神功卒代宗詔其弟曹州刺史神  
玉知汴州留事復以為汴宋節度  
留後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  
鑒交結田承嗣為援朝廷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  
慢悉以其黨為管内八州刺史縣令欲劾河北諸鎮  
詔命馬燧等以之吏勝迭負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  
靈曜悅眾大潰以靈曜開門夜遁汴州平竟斬靈曜於  
京師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

德隸十州之地及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  
地各為已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故云首五  
郡於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  
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  
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  
節用以撫疲吐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  
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  
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代之鎮  
潘傳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劉元佐乘其無備襲取  
宋州朝廷以為刺史德宗初大破李納兵斬首萬餘  
級東南饒漕始通又破李希烈之眾入朝復兼涇原  
四鎮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吳湊傳宣武劉  
元佐死以湊領節度使馳往代之未至汴軍士寧克  
亂立元佐子士寧湊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



頑輒敢恣睢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  
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  
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  
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  
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  
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  
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  
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  
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  
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

左曰寧而爲之向曰爲之  
或作寧而爲之同致誤不校

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  
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  
嫉惡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  
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  
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  
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  
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  
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  
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恟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



頑輒敢恣睢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  
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  
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  
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  
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祭  
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  
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  
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  
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  
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

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  
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  
嫉惡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  
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  
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  
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  
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  
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  
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



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惶  
於逆順之名安肯損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  
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  
陛下但於文武群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  
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將獎萬榮以  
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  
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  
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色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  
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  
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

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  
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  
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  
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約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  
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僮後事術素臣請受敗撓之  
罪



奏請書

方卷九

十七





